

潘美月・杜潔祥 主編

古典文獻研究輯刊

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



古典文獻研究輯刊

十三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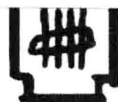
潘美月·杜潔祥 主編

第6冊

龍坡書齋雜著

——圖書文獻學論文集（上）

潘美月 著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龍坡書齋雜著——圖書文獻學論文集（上）／潘美月 著——初

版——新北市：花木蘭文化出版社，2011〔民100〕

目 2+224 面：19×26 公分

（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三編：第6冊）

ISBN：978-986-254-627-7（精裝）

1. 圖書文獻學 2. 文集

011.08

100015555

ISBN-978-986-254-627-7



古典文獻研究輯刊

十三編 第 六 冊

ISBN：978-986-254-627-7

龍坡書齋雜著——圖書文獻學論文集（上）

作 者 潘美月

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

總 編 輯 杜潔祥

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

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

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

發 行 人 高小娟

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

電話：02-2923-1455／傳真：02-2923-1452

網 址 <http://www.huamulan.tw> 信箱 sut81518@gmail.com

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

初 版 2011 年 9 月

定 價 十三編 20 冊（精裝）新台幣 31,000 元

版權所有・請勿翻印

龍坡書齋雜著——
圖書文獻學論文集（上）

潘美月 著

作者簡介

潘美月，臺北市人。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碩士。曾任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、圖書資訊學系教授、佛光大學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。研究領域為目錄學、版本學、印刷史、圖書館史、藏書史等。曾赴中國大陸、日本、韓國、美國、加拿大及歐洲諸國，除受邀講學外，亦遍訪各國圖書館，飽覽館中珍藏之古籍文獻。主要編著有《中國目錄學》、《圖書》、《圖書版本學要略》（增訂本）、《中國大陸古籍存藏概況》、《東亞文獻研究資源論集》、《宋代私家藏書史》及《古典文獻研究輯刊》等多部專書，以及發表於期刊及研討會之學術論文數十篇。

提 要

作者歷年來發表於期刊及研討會之學術論文數十篇，今彙編而成此書。全書分四個部分：第一部分：藏書家與文獻學家，共收錄四篇。第二部分：典籍漫談，乃作者於1983年4月至1985年9月，為《故宮文物月刊》之專欄所撰寫之論文，共收錄十四篇。第三部分：圖書印刷與版本目錄學，共收錄十五篇。第四部分：館藏資源與古籍整理，共收錄六篇。此論文集涉及範圍甚廣，其中包括目錄學、版本學、校勘學、藏書史、印刷史、圖書館學等，期能提供相關學者之參考。



目

次

上 冊

一、藏書家與文獻學家

梁元帝與其藏書的聚散——中國圖書史上的一頁悲劇·····	1
宋代藏書家對圖書文獻之搜集、整理與利用·····	17
陸心源及其在目錄版本學上的貢獻·····	27
瑞卿先生在古典文獻學上的貢獻·····	73

二、典籍漫談

談卷子·····	85
談葉子·····	91
印刷術的發明·····	97
談版式·····	109
唐代的刻書·····	117
五代的印刷·····	125
宋刻九經三傳·····	137
宋刻南北朝七史·····	163
宋刻韓柳文集·····	171
南宋最著名的出版家·····	179
宋代四川刊印唐人文集·····	189
談宋刻施顧東坡詩註·····	203
宋蜀刻《南華真經》·····	211
北宋蜀刻小字本《冊府元龜》·····	217

中 冊

三、圖書印刷與版本目錄學

中國歷代圖書發展概況·····	225
中國古代的雕版印刷·····	265
唐五代時期四川地區的刻書事業·····	277
宋蜀刻唐人文集考·····	289

宋代四川印刷的特色	313
兩宋四川刻本的校勘價值	325
宋刻唐人文集的流傳及其價值	341
臺灣收藏宋蜀刻本述略	367
宋刻《東都事略》及其相關問題	389
明代官私刻書	407
明代刻書的特色	447

下 冊

清代私家刊本特色	493
從《儀顧堂題跋》談陸心源的版本目錄學	567
近年來臺灣博碩士生研究叢書之成果	593

四、館藏資源與古籍整理

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古籍的整理	611
臺灣大學圖書館和刻本漢籍的收藏與整理	639
臺灣大學所藏中日抄本的學術價值	681
從東亞文獻的保存談中國大陸漢籍的收藏、 整理與利用	695
韓國收藏中國古籍的現況	719
韓國收藏漢籍中的文學文獻	729

梁元帝與其藏書的聚散

——中國圖書史上的一頁悲劇

隋牛弘曾概述中國古代的圖書遭受過五次大厄運。《隋書·牛弘傳》記載他在隋文帝開皇初年，任秘書監時，感到內府收藏的典籍不多，上表請政府廣開獻書之路，他說：

經籍所興，由來尚矣。……昔周德既衰，舊經紊棄。孔子以大聖之才，開素王之業，憲章祖述，制禮刊詩，正五始而修《春秋》，闡十翼而宏易道。治國立身，作範垂法。及秦皇馭宇，吞滅諸侯，任用威力，事不師古，始下焚書之令，行偶語之刑。先王墳籍，掃地皆盡。本既先亡，從而顛覆。臣以圖讖言之，經典盛衰，信有徵數。此則書之一厄也。漢興，改秦之弊，敦尚儒術，建藏書之策，置校書之官，屋壁山岩，往往間出。外有太常、太史之藏，內有延閣、秘書之府。至孝成之世，亡逸尚多，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，詔劉向父子讐校篇籍，漢之典文，於斯為盛。及王莽之末，長安兵起，宮室圖書，並從焚燼。此則書之二厄也。光武嗣興，尤重經誥，未及下車，先求文雅。於是鴻生鉅儒，繼踵而集，懷經負祿，不遠斯至。肅宗親臨講肄，和帝數幸書林，其蘭臺、石室、鴻都、東觀，秘牒墳委，更倍於前。及孝獻移都，吏民擾亂，圖書縑帛，皆取為帷囊。所收而西，載七十餘乘，屬西京大亂，一時燔蕩。此則書之三厄也。魏文代漢，更集經典，皆藏在秘書內外三閣，遣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，時之論者美其朱紫有別。晉氏承之，文籍尤廣。晉秘書監荀勗定魏內經，更著《新簿》。雖古文舊簡，猶云有缺，新章後

錄，鳩集已多，足得恢弘正道，訓範當世。屬劉、石憑陵，京華覆滅，朝章國典，從而失墜。此則書之四厄也。永嘉之後，寇竊競興，因河據洛，跨秦帶趙。論其建國立家，雖傳名號，憲章禮樂，寂滅無聞。劉裕平姚，收其圖籍。五經子史，纔四千卷，皆赤軸青紙，文字古拙。僭偽之盛，莫過二秦，以此而論，足可明矣。故知衣冠軌物，圖書記注，播遷之餘，皆歸江左。晉宋之際，學藝爲多，齊梁之間，經史彌盛。宋秘書丞王儉，依劉氏《七略》，撰爲《七志》。梁人阮孝緒，亦爲《七錄》。總其書數，三萬餘卷。及侯景渡江，破滅梁室，秘省經籍，雖從兵火，其文德殿內書史，宛然猶存。蕭繹據有江陵，遣將破平侯景，收文德之書，及公私典籍，重本七萬餘卷，悉送荊州。故江表圖書，因斯盡萃於繹矣。及周師入郢，繹悉焚之於外城，所收十纔一二。此則書之五厄也。〔註1〕

他所分析的古代圖書所遭受的五次厄運中，實以周師入郢時，梁元帝蕭繹將他自己的以及內府收藏的圖書，全部焚毀以自殉，損失最爲慘重。蕭繹是南朝最著名的藏書家，而梁秘書監、文德殿及東宮藏書之富，可以說是空前的。蕭繹即位江陵後，將內府藏書及他平生所藏合而爲一，其數量之富，遠非前代秘府所可比擬，我們只要看《隋書·經籍志》中所注某書「梁有若干卷。」或「梁有某書若干卷，亡。」其種數之多，即可知道。梁元帝是我國圖書史上的一個悲劇性的人物，他的藏書的焚毀更富有戲劇性。

梁元帝的生平

梁元帝名繹，字世誠，小名七符，是梁武帝蕭衍的第七位兒子。母文宣阮太后，本姓石，天監元年（502）選爲采女而入宮，因得幸，七年（508）八月生元帝於後宮，賜姓阮氏，進位修容。阮太后爲人慈孝友悌，恭儉仁恕，元帝少幼時代受其母親教養的影響頗大。幼學時期，其母講授《孝經》，並讀《論語》、《毛詩》，亦通《禮記》。五六歲時，武帝嘗問他能背誦什麼書，他答以能誦《曲禮》，於是武帝命他背誦，他即誦《曲禮》的上篇，左右的人無不驚嘆，可見其聰悟。六歲時即能作詩，曾奉武帝命詠詩一首，曰：「池萍生已合，林花發稍稠，風入花枝動，日映水光浮。」十三歲時，讀百家的譜牒，他嘗說：

〔註1〕案牛弘此表，又見《北史·牛弘傳》，大有刪削，文較簡淨。

凡讀書必以五經爲本，所謂非聖人之書勿讀，讀之百遍，其義自見。此外眾書，自可泛觀耳。正史既見得失成敗，此經國之所急。五經之外，宜以正史爲先，譜牒所以別貴賤，明是非，尤宜留意。

〔註2〕

此段可以作爲他讀書致力所在的說明。

元帝在十四歲的那年，感染了眼疾，因治療的不當，瞎了一隻眼睛，而成爲獨眼，遂不便於自己執卷讀書，但喜愛讀書的天性，並不因此而受影響。此後，他在左右設置了一批讀書的人隨侍著，輪流爲他朗誦，甚至不分晝夜，略無休息，夜間睡覺，也常令五人輪值，每人各伺候一個更次，誦讀至於達旦，或遇元帝熟睡而鼾聲大作，伺候的人不免睡意朦朧，以至讀書失去次第，或偷懶減讀篇卷，元帝必會驚覺，更令追讀，並處罰侍讀的人。因元帝的好學，故能博極群書，著作等身，元帝工文詞，他自稱好爲詩賦，能下筆成章，史稱他：「雖戎略殷湊，機務繁多，軍書羽檄，文章詔誥，點毫便就，殆不游手。」〔註3〕又工書善畫，嘗自繪孔子像，並撰寫像贊，親書其上，時人謂之三絕，陳姚最《續畫品錄》評論說他「幼稟生知，學窮性表，心師造化。……像人特盡神妙。心敏手運，不加點治。……聽訟部領之隙，文談眾藝之餘，時復遇物援毫，造次驚絕。足使荀（勗）、衛（協）閣筆，袁（倩）陸（探微）韜翰。」極爲推許。

元帝不好聲色，而性矯飾，武帝崩後，秘喪逾年，才發佈凶聞，方刻檀木爲像，供於百福殿內，事之甚謹，朝夕進奉蔬食，有所行動，必對檀像啓聞，其虛矯行爲大抵類此。又多猜忌，微有勝於己者，必加毀害，即使骨肉兄弟亦偏受其害。

元帝在六歲時，即天監十三年（514）始受封爲湘東王，邑二千戶。初爲寧遠將軍、會稽太守，入爲侍中、宣威將軍、丹陽尹。普通七年（526）爲荊州刺史。中大通四年（532），進號平西將軍。大同元年（535），進號安西將軍。三年（537），進號鎮西將軍。五年（539），入爲安右將軍、護軍將軍，領石頭戍軍事。六年（540），爲江州刺史。太清元年（547）復爲荊州刺史。三年（549）侯景作亂，陷建鄴，圍武帝於臺城，元帝奉密詔爲侍中，假黃鉞、大都督中外諸軍事，司徒承制，起兵討逆，以領軍王僧辯爲征東將軍、尚書

〔註2〕見《金樓子·戒子篇》。

〔註3〕見《南史·梁本紀》。

令，帥軍攻伐侯景。承聖元年（552）三月，侯景亂平，繼續討伐四川湖南亂軍。是年冬十一月始即帝位於江陵，是時州郡大半已入於西魏，地狹民稀，國勢衰弱。承聖三年（西魏恭帝元年，554）十月，西魏遣柱國于謹、大將軍楊忠、韋孝寬等率步騎五萬南下襄陽，十一月至江陵，城陷，元帝見執，遂被殺，時年四十七歲。次年四月，子梁王方智承制，追尊為孝元皇帝，廟號世祖。

梁元帝的藏書

蕭梁時代是南北朝時期藏書最盛的一朝，《隋書·經籍志》云：「梁武敦悅詩書，下化其上，四境之內，家有文史。」江左文獻，此時最盛。而內府的收藏，也要比前代為富。根據梁阮孝緒〈七錄序〉所附的《古今書最》中記載，梁天監四年（505）劉孝標等所編的文德殿正御四部及術數書目錄，共著錄了二萬三千一百〇六卷，已遠超過宋齊兩朝秘閣所藏的一萬多卷，而梁朝除文德殿藏書外，另外秘閣及東宮也都有藏書，均曾編寫目錄，雖然藏書的數字，史書未載，或不及文德殿收藏的多，但也應該不在少數，合三處所藏，其總數應該是很可觀的。這固然是當時稍稍承平了一段時期，也應該是梁武帝蕭衍喜愛文學的緣故。

元帝喜歡讀書，出自天性，他說一生曾泛覽了一萬多卷，自然他也喜愛收藏書籍。他很仰慕漢代河間獻王劉德的為人，曾說：

昔藩屏之盛德者，則劉德字君道，造次儒服，卓爾不群。好古文，每就人間求善書，必為好寫與之，留其真本，加以金帛。士有不遠千里而至者，多獻其先祖舊書。〔註4〕

故他自六歲時起，即留意收藏典籍，他所著的《金樓子》有篇〈聚書篇〉，敘述他收藏書的經過頗詳。他藏書的來源，分析起來，不外有五：

一是皇帝的賜書。六歲受封湘東王，出閣時，蒙父皇武帝賜賞了五經正副本一套，可以說是他一生藏書的開始。後來出任瑯琊郡尹時，又蒙武帝賞賜了一批書。任丹陽尹時，曾上表請得一批宮廷的藏書。

二是臣下部屬的進贈書。普通七年（526）他任荊州刺史時，得鮑泉所進上的書，鮑泉是元帝的部屬，嘗撰《儀禮新儀》四十卷（《隋志》作三十卷）。又得州民朱澹遠所送的異書。大同六年（540）任江州刺史時，湘州刺史張纘

〔註4〕見《金樓子·說藩篇》。

贈送他後漢樊光注《爾雅》等書，豫章張綰贈送梁釋惠皎撰《高僧傳》等書，鄱陽范胥贈送高誘注《戰國策》等書，隱士王績之贈送《童子傳》等書。此外，護軍韋叡以及殷鈞各贈送他數卷法書。

三是購買。在揚州時，曾遣州民宗孟堅到都市搜購書；在江州時，曾遣范普、潘菩提購得了一批二王的法書。此外他所記述的，如在揚州時，所得徐簡肅公勉的《起居注》，徐氏嘗以《起居注》煩雜，乃加刪撰為流別（即分類之意）《起居注》六百卷。在荊州時，得到招提琰法師的各經義疏及序，及頭陀寺曇智法師的陰陽、卜祝、冢宅等書。在江州時，得到江革、姚凱、江錄等三家的書二十秩一百一十五卷，皆是劉宋元嘉時代抄寫的舊本，紙墨極精。又聚得元嘉寫本《後漢書》、《史記》、《續漢春秋》、《周官》、《尚書》及諸子集一千多卷，及小字細書《周易》、《尚書》、《周官》、《儀禮》、《禮記》、《毛詩》、《春秋》各一部。此類所得書是收購，或是掠取，尚未能悉，很可能是強取的。

四是傳錄。元帝所藏的這類書最多，除了初任瑯琊郡尹時曾親自繕寫外，在各地任官時，多派人傳錄私家的藏書。據他記述，在東州時，傳寫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、《三國志》，《晉書》四史及劉孺、謝彥遠兩家的藏書，並派人到吳興傳錄夏侯亶及虞闡家的書。在揚州時，從吳中的士大夫家傳寫《起居注》。大通二年（528）安成煬王薨於湘州，遣人抄錄其藏書。又劉之遴、劉之亨、江夏樂法才別駕、庾仲回主簿、僧正法等家的藏書皆抄得。並從長沙寺的經藏，抄錄了四部。又使孔昂錄寫前後《漢書》、《史記》、《三國志》、《晉陽秋》、《莊子》、《老子》、《肘後方》、《離騷》等共六百三十四卷，裝於一巾箱中，書法非常的精細。大同五年（539），入為安右將軍、護軍將軍，領石頭戍軍事，傳寫元儒眾家義疏。大同六年（540）任江州刺史時，又抄錄蕭賁、劉綏、周宏直等人的藏書。吳平光侯自廣州罷官，派何集曹沔傳抄其書。衡山侯蕭恭為雍州刺史，因多取官米，被荊州刺史廬陵所參劾免官，又派人傳錄其藏書，據《梁書·蕭恭本傳》載，恭子靜「多聚經史，散書滿席，手自讎校」，可見其家必藏有許多異本。又蘭欽援襄陽，討平梁漢二州，自南鄭歸來時，抄得蘭氏的書，蘭氏藏書往往有西晉未渡江時的舊籍，或是近代的製作，但很新奇。此外又從東林寺智表法師處抄得書。

五是強奪掠取。元帝往往利用其權勢，或部屬犯罪罷官，而掠取其藏書。據〈聚書篇〉中他所記述的，如云：「羅鄉侯蕭說於安成失守，又遣王諮議僧

辯取得說書」；「郡五官虞瞻大有古迹，可五百許卷，併留之，伏事客房。篆又有三百許卷，併留之」；「又就會稽宏普惠皎道人搜聚之，及臨汝靈侯益州還，遂巨有所辦」，所得的這大批的書，顯然是強取的。其他如云：「後又有樂彥春、劉之遴等書，將五千卷；又得南平嗣王書；又得張雍州書；又得桂陽藩王書；又得留之遠書。」以及前列在購買中，所聚得的至少有兩千卷書等等，他都未記述清楚是否收購，很可能也是用強取的方式而獲得的。

因這種種的求書方式，他的藏書自然大增，實為空前，所以他在〈聚書篇〉中很自豪的說：「吾今年四十六歲，自聚書來四十年，得書八萬卷。河間之侔漢室，頗謂過之矣。」蓋梁秘閣的藏書，合秘監、東宮及文德殿也決達不到八萬卷之數，漢河間獻王所藏雖富，不過侔於漢室，而元帝所藏則已超過秘閣，無怪他很得意地說：「頗謂過之矣」。

梁元帝的藏書總數，實際上還不止他所集藏的八萬卷，梁朝初年，武帝所鳩集的秘閣、文德殿、東宮藏書數萬卷，侯景之亂，頗有損失。據《太平御覽》卷六百一十九引《三國典略》云：

初侯景來，既據東宮，伎女尚有數百人。景乃分給軍士，夜於宮中

置酒奏樂，忽聞火起，眾遂驚散。東宮圖籍數百廚，焚之皆盡。

此為東宮藏書已盡毀於侯景之亂，有載籍可考。秘閣藏書損毀的情形如何，史書未載，大抵雖有損失而未盡，至於文德殿所藏的兩萬多卷，則尚未遭兵燹而獨存。大寶三年（552）三月，元帝討平侯景之亂，十一月即皇帝位，改元承聖元年，命大都督征東將軍王僧辯將建鄴文德殿的藏書悉數運到江陵。

《隋志》云：「元帝克平侯景，收文德之書及公私經籍，歸於江陵，大凡七萬餘卷。」這時，連同他所自藏，應共有十五萬卷以上了。收藏數字的龐大，不僅是空前，就是後代秘監能比得上的也不多。故顏之推云：「孝元鳩合通重十餘萬卷，史籍以來未之有也。」

元帝得到前文德殿及秘閣的書後，曾命人整理校勘，據《北齊書·文苑·顏之推傳》，之推曾撰〈觀我生賦〉一篇，述其一生經歷，他在元帝即位後任散騎侍郎，周師入郢，始逃往北齊，賦有云：「攝絳衣以奏言，忝黃散於官謗。或校石渠之文，時參柏梁之唱。」他在其下自注說：

王司徒（僧辯）表送秘閣舊書八萬卷，乃詔比校，部分為正御、副御、重雜三本。左民尚書周弘正、黃門郎彭僧朗、直省學士王珪、戴陵校經部。左僕射王褒、吏部尚書宗懷正、員外郎顏之推、直學

士劉仁英校史部。廷尉卿殷不害，御史中丞王孝純、中書郎鄧藎、金部郎中徐報校子部。右衛將軍庾信、中書郎王固、晉安王文學宗蒼業、直省學士周確校集部也。

這是自晉以來四部明稱經史子集以代替甲乙丙丁之始。這一次大規模校勘的事，在《北史》宗懷、庾信等人的傳記中均未記載，大概工作並未完成，一年多以後而西魏軍南下，不久，藏書也都焚毀了。

梁元帝的著作

梁元帝一生勤於著述，故其著作甚多。他在所著的《金樓子》中有著書一篇，列出他的著作多達三十八種六百七十七卷。此外在《梁書》及《南史》本紀、隋唐《志》中亦有未為該篇所收者數種，茲將其著作列舉如下：

甲部

《連山》三秩三十卷

《金樓子·著書篇》原註云：「金樓年在弱冠，著此書。至於立年，其功始就。躬親筆削，極有其勞。」唐段成式《酉陽雜俎·貶誤篇》云：「梁元帝易連山，每卦引歸藏斗圖立成委化集林及焦贛易林。」案隋及新舊唐《志》入子部五行類。亡。

《金樓秘訣》一秩二十二卷

《金樓子·著書篇》原註云：「金樓纂，即連雜事無奇也。」亡。

《周易義疏》三秩三十卷

《金樓子·著書篇》原註云：「金樓奉述制義，私小小措意也。」《梁書》及《南史》本紀作《周易講疏》十卷。亡。

《禮雜私記》五秩五十卷

《金樓子·著書篇》原註云：「十七卷未成。」亡。

乙部

《註前漢書》十秩一百一十五卷

案《金樓子·著書篇》、《梁書》及《南史·元帝紀》均列載。《隋志》云：「梁元帝《注漢書》一百一十五卷，並亡。」蓋隋代已佚其書。姚振宗《隋書經籍志考證》云：「按《廣宏明集》二十七載梁簡文答湘東王書，有云：『注漢工夫，轉有次第，思見此書，有甚饑怒。』即謂此《漢書》注也」。

《孝德傳》三秩三十卷

《金樓子·著書篇》原註云：「金樓子合眾家孝子傳成此。」蓋此書爲編纂而成。《梁書》及《南史》本紀列載，隋唐《志》均著錄。原書已佚，今僅有序文，見《藝文類聚》。清章宗源《隋書經籍志考證》謂《藝文類聚》、《太平御覽》及《太平廣記》引有逸文。

《忠臣傳》三秩三十卷

見《金樓子·著書篇》、《梁書》及《南史》本紀、隋唐《志》。原書已佚，今僅存其序文及〈諫諍〉、〈死節〉兩篇的小序，見《藝文類聚》。

《丹陽尹傳》一秩十卷

《金樓子·著書篇》原註云：「金樓爲尹京時自撰。」《梁書》及《南史》本紀列載。隋及兩唐《志》著錄，已佚，僅《藝文類聚》卷五十七嘗錄此書序文，蓋梁元帝爲丹陽尹時，採綴歷代嘗尹丹陽的先賢傳記爲此書。

《仙異傳》一秩三卷

《金樓子·著書篇》原註云：「金樓年小時自撰，其書多不經。」隋唐史志未載，蓋早失傳。

《黃妳自序》一秩三卷

《金樓子·著書篇》原註云：「金樓小時自撰，此書不經。」案〈雜記篇〉上云：「有人讀書握卷而輒睡者，梁朝有名士呼書卷爲黃妳，此蓋見其美神養性如妳媪也。夫兩葉蔽目，不見泰山，兩豆塞耳，不聞雷奮，以其專志也。專志既過，不覺睡也。」蓋記其讀書之專。隋唐史志未載，早亡。

《全德志》一秩一卷

一名《古今全德志》。《金樓子·著書篇》及《梁書》、《南史》本紀列載，隋唐史志著錄。惟《新唐志》不著撰人。亡，《藝文類聚》人部尚節引其序文及論，蓋錄古今全德全身的人爲一書。

《懷舊志》一秩一卷

《金樓子·著書篇》、《梁書》本紀列載。《南史》本紀作《懷舊傳》二卷。《隋志》及《新唐志》作九卷，已佚，《藝文類聚》卷三十四嘗引其序，蓋記其舊交爵里生平。

《研神記》一秩一卷

《金樓子·著書篇》原註云：「金樓自爲序，付劉縠纂次。」案隋唐志均作十卷。《隋志》及《舊唐志》入史部雜傳類，《新唐志》入子部小說家類。佚。清姚振宗《隋書經籍志考證》云：「唐《日本國見在書目》：《研神記》一卷，梁湘東王撰。」則唐代傳本一卷，疑隋唐志作十卷，殆字誤。

《晉仙傳》一秩五卷

《金樓子·著書篇》原註云：「金樓使顏協撰。」案《梁書·顏協傳》：「協所撰晉仙傳五篇。」非梁元帝所自撰，而列入〈著書篇〉，非，本紀及史志未載，早佚。

《繁華傳》一秩三卷

《金樓子·著書篇》原註云：「金樓使劉綏撰。」非元帝所自撰，本紀及史志未載，早佚。

丙部

《孝子義疏》一秩十卷

《金樓子·著書篇》原註云：「奉述制旨，並自小小措意。」案《梁書》及《南史》本紀列元帝著作有《老子講疏》四卷，而未列《孝子義疏》，今傳本《金樓子·著書篇》有案語云：「《梁書》本紀武帝有《老子講疏》，元帝有《老子講疏》四卷。今自註云：『奉述制旨。』則孝字即老字之訛，義字即講字之誤。但卷數不同，未敢輒改，附識於此。」其書史志未載，早佚。

《玉韜》一秩十卷

《金樓子·著書篇》原註云：「金樓出牧渚官時撰。」〈立言篇〉云：「吾少讀兵書三十餘年，搜纂數千，止爲一帙，菁華領裒備在其中。」又〈雜記篇〉云：「余六歲能爲詩，其後著書之中，唯《玉韜》最善。」蓋纂輯兵法之事，故隋唐志均著錄入子部兵書類，今佚。

《貢職圖》一秩一卷

《金樓子·著書篇》、《梁書》及《南史》本紀列載。兩唐志作《職貢圖》，入史部地理類。案章宗源《隋志考證》云：「《藝文類聚》雜文部引梁元帝〈職貢圖序〉，巧藝部引〈職貢圖贊〉。張彥遠《歷代名畫記》曰：『《職貢圖》一卷，梁元帝畫外國酋渠諸蕃土俗本末，仍各圖其來貢者之狀。』」已佚，僅序文見《藝文類聚》卷五十五引。

《語對》三秩三十卷

見《金樓子·著書篇》。本紀及史志未載，早佚。

《同姓同名錄》一秩一卷

《金樓子·著書篇》列載。《梁書》及《南史》本紀作《古今同姓名錄》。隋唐志作《同姓名錄》，入史部雜傳類。今存。

《四庫全書總目》著錄入子部類書，《提要》云：「《古今同姓名錄》二卷，梁孝元皇帝撰。是書見於《梁書》本紀及《隋書經籍志》者，皆作一卷。唐陸善經續而廣之，故《讀書志》、《書錄解題》皆作三卷。其本皆不傳。此本爲《永樂大典》所載，又元人葉森所增補者也，雖輾轉附益，已非其舊，然幸其體例分明，不相淆雜，……尚可考見元帝之原本，則類事之書，莫古於是編矣。……辨析異同，殊別時代，亦未嘗非讀書之要務，非但綴瑣聞供談資也。」

《式苑》一秩三卷

見《金樓子·著書篇》。案《梁書》及《南史》載元帝著有《式贊》三卷，苑字疑訛。隋唐史志未收，早佚。

《荊南志》一秩二卷

見《金樓子·著書篇》。《梁書》本紀作一卷，《南史》本紀則作《荊南地記》一卷。《隋志》作《荊南地志》二卷，入史部地理類。蓋荊南的方志之書，已佚。

《江州記》一秩三卷

見《金樓子·著書篇》。案《梁書》本紀作一卷，史志未載，早佚。

《奇字》二秩二十卷

《金樓子·著書篇》原註云：「金樓付蕭賁撰。」則此書非元帝自著，本紀及史志未載，早佚。

《長洲苑記》一秩三卷

《金樓子·著書篇》原註云：「金樓與劉之亨等撰。」亦非元帝自著，本紀及史志未載，早佚。

《玉子訣》一秩三卷

《金樓子·著書篇》原註云：「金樓付劉綏撰。」則亦非元帝自著，本紀及史志未載，早佚。

《寶帳仙方》一秩三卷